



44年后，江波在1986年重返下盘松为戎妈妈祝寿。

黎明钟声

□李耿成 文/图

在我家的相册里，有一幅珍贵的历史老照片——《黎明钟声》，拍摄的是我奶奶戎冠秀在晨曦中敲击大钟的昂扬形象。

1942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，日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，实行惨无人道的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。但是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晋察冀抗日军民并没有被疯狂的敌人所吓倒。他们团结一心，一面生产，一面战斗，前赴后继，不怕牺牲，保持着必胜的信心。我奶奶担任村妇救会会长、伤病员转运站站长。她发动群众，支援前线，带头送子参军，抗日杀敌。多次冒着生命危险，救护伤病员，在她的精心救护下，很多生命垂危的八路军伤病员恢复健康，重返前线，临别时，都会情不自禁地向我奶奶喊“娘”！非亲非故都喊



“娘”！这不单是感情的升华，更饱含了无法形容的亲情。她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，被边区的广大军民尊称为“戎妈妈”，深受敬仰和爱戴。

作为随军记者的江波，专程来到下盘松村采访我奶奶。白天，他和奶奶一同下地干活；晚上，听我奶奶讲述支前打鬼子的故事。随着采访的深入，奶奶的形象在江波心中逐渐高大起来。他想，有戎妈妈这样千百万觉醒的群众支持，抗战一定会胜利，眼前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。在采访中，有一件事引起江波的注意。每天清晨，总会有一阵清脆的钟声，由远而近，把他从梦中惊醒。原来我奶奶既是战斗的指挥员，又是生产的组织者。战时，她的钟声是报警指挥群众转移的信号，又是集合游击队员整装迎敌的号角；平时，有节奏的钟声是在动员

群众下地生产。这黎明的钟声，正是一种力量的象征，它说明黑暗即将过去，黎明即将到来。江波满怀激情，选好角度，拍摄下《黎明钟声》这幅传世佳作。照片拍好后，江波交给当时的《晋察冀画报》社副社长石少华，由他带回画报社。画报社社长、著名摄影家沙飞对该照片赞不绝口，迅即在《晋察冀画报》上发表。

《黎明钟声》发表后，在晋察冀边区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后来，这幅照片多次入选各种参展，被收入《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》、《老战士摄影》、《人民画报》等各种选集、画册和报刊中。如今底片已被国家收藏，成为珍品。

这幅老照片虽然定格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，但从太行深处传出的深厚的钟声连绵不绝，世代相传，激励后人。

是他们，给我温暖的力量

□刘耐岗 文/图

爷爷走时74岁，10年后奶奶也走了。

他们走后，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，他们慈祥而立，前边是一帮孙子女，身后是我的大婶、二婶，还有四叔、五叔。

我对爷爷没有什么印象，虽然还记得爷爷活着之前的一些事情。这让母亲很奇怪也很失望，她说，你爷爷那时最疼你，给你买烤山药，驮着你去赶大集。怎么就忘了你爷爷呢？

我使劲想，还是想不起来。我只记得小时候拿着爷爷的地理书乱翻，里边夹着奶奶剪的鞋样，一张张地掉出来。

父母考虑奶奶岁数大了，让我跟着奶奶过。奶奶身体一直很好，每年都去地里捡麦穗、拾棒子，秋后到小树林扫树叶，还编过棒子叶草编。后来，突然有一天就糊涂了。奶奶不吃不喝，在床上整整躺了八天，直到姐姐从外地赶回来，奶奶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

在弥留的八天里，奶奶所有的亲人都见到了，也心安了。

听母亲说，我小时候曾经一再地逃避爷爷、奶奶的怀抱，甚至明确地拒绝他们的关心，让他们在忐忑中注视着孩子的成长。爱——深远绵长，爱是没有语言

却践行了一辈子却不需要回报的琐屑，消融在血液里，根本析不出它的重量。

这爱像一片大海，无论如何也望不到边。如今，只要想起爷爷和奶奶，看到照片上的音容笑貌，我便有了温暖的力量，有了勇气。

父亲的牵挂

□张世永 文/图



在老家待了几天，看着父亲病情稍微稳定了一些，我对父亲说，“领导派我到山西出差，过几天就回来陪您。”父亲慢慢睁开眼睛轻声问：“去几天啊？”我回答：“两三天吧。”父亲点了点头。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，其中既饱含着父亲对儿子无限的牵挂，也许还有父亲对儿子的某种期许。

记得父亲曾经讲过，老人离世时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儿孙守在自己身旁。父亲走时，我没能守在父亲身旁，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能够原谅我，而我内心深处却感到无限的愧疚与自责，我为什么非要出那个差呢，是该对公家尽忠还是该对父亲尽孝，我选择了前者。我想，父亲一定会理解我、原谅我。

父亲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，辗转在城乡中学工作几十年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乡亲们给父亲送了一幅挽联：一生勤俭教书育人，百世敬仰万古流芳。父亲去了天堂，与早已在那里等候的母亲相伴永远了。父亲虽然没有留下丰厚的财富，却留下了永恒的精神，不管贫穷与富贵，卑微与显赫，都要做一个老实人厚道人。

清明节前一周，大哥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老家给父亲扫墓。放下电话，我心里涌起对父亲无限的哀思。

父亲去世的那一天，我正在中南部铁路通道工地出差。没能等我赶回家里，父亲就走了，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与愧疚。

父亲与病魔斗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受尽了病痛的折磨。先是胸椎骨折，术后父亲卧床不起将近两个月。等到父亲能够拄着拐杖下地活动了，却出现了吃饭吞咽困难。在医院做了胃镜检查，父亲罹患贲门癌，而且到了晚期。虽然我们对父亲隐瞒了病情，但父亲却仿佛意识到了什么，要求我们把他接回老家。我

天堂信使 ——清明节专栏

想念您，妈妈

妈妈，您在天堂一切好吗？三年前一台小小的手术，让您与我们天人永隔。有妈的地方才有家，从此我们再也接不到您让我们回家吃饭的电话，再也看不到您慈爱温暖的笑容，再也听不到您爽朗开心的笑声……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期盼与您在梦中相见，哪怕是一个背影，一声呼唤。妈妈，想您！

路凤荣



无尽的思念

儿子子妍在陇上人家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现在也该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。他因为这样那样的“原因”不到一岁就夭折了，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儿子8个月时的灿烂笑容一直定格在脑海中，让我们无法忘记！感怀生命的简单，我们活着的亲人要互相帮助，面向未来，这样才是对亡者灵魂的安慰！希望每个家庭都幸福平安！

国勤



我想对爸妈说

爸妈，您们好！好久没通信了，好想您们！今年爸87岁，妈88岁，要不是您们走得早，我正在颐养天年。爸戒烟后没再复吸吧？！妈胃不好小心别着凉！我、妹妹、海涛和琳琳四家都挺

好的，您们的重孙子、外重孙女都半岁多了，我和妹妹、妹夫都退休了。我现在已戒烟15年了，听到这些您们高兴吧！我们希望您们在天堂过得好，祝您在天堂健康幸福！

爱连 淑芹

